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翻译出版扶持专项（民译汉）

游牧人笔记

（蒙古族）乌仁高娃 / 著

（蒙古族）海日寒 海泉 哈森 / 译

作家出版社

游牧人笔记

（蒙古族）乌仁高娃 / 著

（蒙古族）海日寒 海泉 哈森 / 译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游牧人笔记 / 乌仁高娃著; 海日寒, 海泉, 哈森译.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8. 3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民译汉专项)

ISBN 978-7-5063-9995-1

I. ①游… II. ①乌… ②海… ③海… ④哈…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57816号

游牧人笔记

作 者: 乌仁高娃

译 者: 海日寒 海 泉 哈 森

责任编辑: 史佳丽 李亚梓

特约编辑: 薛 怡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240

字 数: 152千

印 张: 16.5

版 次: 2018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9995-1

定 价: 38.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我的奇迹

——写在妈妈新书前面

我有个好朋友，在她很小的时候她的妈妈生了场重病，那病很突然，她的妈妈走得也突然。后来我问她：“那是什么感觉啊？”她回答：“说不清楚，百感交集吧。那时候太小，只知道哭。隐约觉得有种不该有的责任感降临。你有过那种感觉吗，就是你清楚看到老天就站在你面前，可他却帮不了你？”

我不知道失母之痛会有多剧烈，我没想过。因为我压根就不敢想。妈妈活在我的生命中，就永远是我的信仰。

谈到信仰。身边有好多人总会陷入一种无谓的争吵当中，并最终演变成对更多其他人的仇恨、谩骂。他们看似揭示着所谓人性的丑陋（虽然在我看来只是一厢情愿的对于愤懑的释放），对别人指指点点，对某种行为耿耿于怀，总为一点小事就生气，总念叨着“凭什么”，计较来计较去。但对我来说，其实妈妈的行为跟言语都对我有这样一种指向——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绝不要怕吃亏，任何时候都要多为别人想一些；用美好的眼光去看待世间万物，绝不怀揣恨意；体谅一切，包容一切。对于信仰模糊甚至没有信仰的人来说，“信仰”二字可能只是个没有灵魂的词。然而其实真正的信仰，能在你真正与人性纠缠时，给你正确的、向善的、更令人愉悦的，甚至更伟大而坚定的答案，少些复杂性的纠结。于是我会带着这样的洗礼，努力在这样一个荒诞的社会里出淤泥而不染，但这也常常造成旁人对我的行为或想法的不理解甚至误解。然而我很感谢我

可以有信仰，浸着无穷的善意的美妙信仰。当然这完全归功于妈妈。

很奇怪，我对妈妈的记忆很少，少得荒凉。其实我压根就不怎么记得童年的事情。只记得妈妈逼我学蒙古语，逼得很紧，给我找了各种蒙古语老师，我只要一得空就被送去老师家。我那时候对此很有压力，感觉那是我的噩梦。我不喜欢蒙古语老师苛刻的态度，不喜欢蒙古语老师家的小孩子斜眼看我，更不喜欢书上枯燥无味的文字。我天生就任性，不喜欢的事情很难上手，压力感会比别人大很多。有一天我照常到老师家上课，一进门就因为拿错书受到指责，我一下子就爆发了，把书扔到桌子上大喊“那我再也不来了”，然后掉头跑出去，在外面晃了很久才回家。我从小就很封闭，总瞪着眼观察别人，不怎么爱说话，更不喜倾诉；想得很多，虚荣而怯懦。我在下一次去上课的约定时间前硬着头皮把事情告诉了妈妈，心里不只是慌乱而且是恐惧。还好妈妈听了没说什么，她怎么收拾的我捅出的烂摊子我也不得而知。后来我又有了新的蒙古语老师。不过现在想想，我学过的最有用的东西大概就是这个了。

前段时间去看了部电影叫《灰姑娘》，从一开始就看到妈妈的影子，甚至可以说电影里灰姑娘的妈妈简直跟我妈妈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美而纯净，大方又善良。不过相比较而言我妈妈所承受的东西更多，经历的苦难和背负过的黑暗更是无人能及。这就是我所讶异的地方——她在讲述那些往事时，言辞平淡，故事却不凡。我常常听着听着脑袋就要炸了，因为太苦了。我没想到一个女人会经历那样的日子，而且繁重而冗长，苦难一重加一重。然而经历过这么多的她，竟然依旧守着一颗高洁的心，乐此不疲地付出着爱和感恩，对世界笑脸相迎，未曾沾染半点污秽，纯净如初，阴霾全无。我想，所谓奇迹也就莫过于此了。

二〇一二年是挺难熬的一年。那年妈妈的甲状腺瘤越发严重，之前就有医生频频警告过手术必须立马做，妈妈不想做手术，挨了很久，吃了很多种药，但几乎没有什么好转。到了那年冬天，妈妈

的甲状腺肿瘤已经不能再放任不管了，终于决定要做手术。那时候我很淡然，觉得手术这东西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么多人都在做，那么多人人都做过。后来妈妈住进医院，我才发现做手术是多复杂的过程。妈妈躺在病床上，看起来无比憔悴，脸色苍白，却还是一直嘱咐我关于手术的事以及手术之外的事。我很慌乱，绷着神经站在床边努力听着，尽力按妈妈说的做着。因为爸爸在很远的地方工作，不能赶来，所以我要全程自己担着责任。那时候就感觉像是全世界最美最珍贵最爱我的鸟儿受了伤，而此时只有我，而我也必须去救她陪她守护她，我是那唯一的双手，不强大也要接受。这变故快而铺天盖地，根本不留给我软弱的余地，我连流眼泪的念头都不能有。

我其实是很笨很迟钝的那类人，不懂看人脸色，不懂说话办事的技巧，属于最着急最操心却手足无措的那种。妈妈安顿我要分别给麻醉师、主刀医师怎样说话，以及应该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以什么样的方式不露痕迹地对待。不过后来这些事由比我更聪明的人们去完成了，我只是在旁边目睹着，感叹人们的敏捷度——这大概是大多数人都有技能吧。

后来我两次被叫去，分别进到两间不同的黑屋子（记忆里只有“黑”这个印象），要我签字。我仔细听着医生简而言之的警告，看着纸上我一句都看不懂的条约，脑袋忽然开始嗡嗡作响，努力定睛，心脏却还是狂跳不止。我知道手术会有风险，我也听到了麻醉剂有副作用。然而结局只有一个：我必须签。这场手术从我手中颤颤巍巍地开始了。

进手术室的前夕，妈妈一直紧握着我的手，不停念叨着说害怕。我说不出其他话，只是告诉她：“没关系，一定会好起来。”心里其实在想：“害怕就尽情害怕吧，我会一直陪着你。”一直到进手术室的那一刻，妈妈也在不停地伸出手来想要有人握着她。后来她告诉我说：“当时真的很紧张，有人握着多少会踏实一些。”我看着她被推进手术室，第一次有怕会失去她的恐惧感，心里有万颗石头上了

天，忐忑而沉重。我戴着口罩候在手术室门口，闭着眼睛坐在铁椅上。一想到妈妈正在那堵墙内“任人宰割”，我就忍不住要流眼泪。妈妈被推出来的时候昏昏沉沉的，主刀医师告诉我说第一晚会很难熬，我必须整夜看护好她。笨到发紫的我必定手忙脚乱，有时太紧张反而出了错。但最难忘的还是妈妈那一晚的煎熬——头部一整晚都不能动，而且在一段时间内不能喝水。妈妈一整晚都皱着眉头，脸色苍白，嘴唇干裂。她因为太难受所以会时不时让我伸手到她脊骨下按摩或撑一撑。后半夜我开始用吸管喂水给她。可我还是在天亮之前迷糊着打了盹儿，然而这不是我犯的最大的错误——我一直到第二天都没意识到插在输液管上的麻醉剂是可以随时停用的，以至于妈妈被注射了太久的麻醉剂——后来妈妈总会以此责怪我。天知道我有多愧疚。

妈妈做完手术的第二天，亲戚朋友都陆续来探病，我却突然发了高烧得了重感冒。那时候妈妈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于是我把妈妈委托给他们，自己扛着烫而沉重的身子买了药回了家，倒在炕上昏睡了一整天。天快黑时妈妈托人来看我，逼我去看医生，我没去。我知道那场高烧是医生治不好的。

妈妈其实很强大，她扛着那么多做了那么多事。没人能想象到，没人能理解。我看在眼里，听着她讲往事，甚至会极端到觉得人生充满不幸。可谁知她有多脆弱，从骨子里就是一朵纯粹而经久不衰的花。从那时候起，妈妈的健康成了我最大的祈望。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小孩子，这让我感觉自己很另类。更甚的是，我喜欢小孩子喜欢到每天软磨硬泡让我妈给我生一个。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小孩子是怎么生出来的。

那时候我还在念小学，妈妈有一台红色脚踏摩托车。那天阳光普照，我坐在摩托车后座，妈妈载着我，突然迎着风对我喊道：“妈妈肚子里有小宝宝啦！”我信也不信：“你骗人！如果是妹妹我给你一万块！如果是弟弟我给你五千块！”我妈当时可兴奋了：“一言为

定！”其实我一直是想要个小妹妹的心多一点，可能就是单纯地想要把在我自己身上没达成的心愿统统让她替我拥有一次吧。

随即我便发现这个惊人的消息竟然是真的。那年我妈已将近四十岁，二〇〇三年。镇上的人说的闲言碎语不断造成攻击，然而最可怕的还是我妈肚子里那公然的危险性——子宫里存在多块肌瘤，并且在不停增大，跟小宝贝挤着共用本就不大的空间。我那时候才念小学，什么都不懂，每天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趴在妈妈肚子上听宝宝的动静，兴奋得心脏扑通直跳。其他时候也只是笨手笨脚搀着妈妈，陪妈妈去医院和保健所，听妈妈充满压力和恐惧的诉说，看妈妈几乎没有舒展过的眉头。我全压在心底，却一直沉默。现在想想，我要是能好好安慰一下妈妈也好啊。

医生的说辞越来越玄乎，什么不可能生出来，什么只能保一个。而这期间，我们卖掉了先前的房子重新租了套平房，妈妈挺着大肚子带着我去清理脏乎乎的房子，在厨房生灶火生了好久才燃起，浓烟滚滚覆盖了整栋房屋，我和妈妈在灶台边站了好久，大概是因为被烟熏的吧，我们都流了泪。那就是后来的弟弟在这世间的第一个家。

按农历算的话，我和弟弟的生日只差两天。因为在他出生前几天我曾跟他说：“你千万别跟我在同一天出生。不然以后咱俩就要被一个蛋糕打发了。”那是我记忆中唯一一次逗笑妈妈。那时候也已经是二〇〇四年的初春，北方的春天总是恶毒而寒冷，嫩芽都是在风沙和凛冽的风中悄然冒出。

妈妈在预产期之前住进医院，我跑去看她，扶她去上了厕所，然后就被告知妈妈快要生了，但他们不让我待在医院，于是我去了近一些小姨家。看到哥哥正在做猪圈，我也帮忙投入制作，有说有笑，竟全然忘了医院那边的事。不久后，裤兜里的小灵通忽然响起，我接起来听到爸爸沙哑淡定的声音告诉我说弟弟出生了，再没多说话。我却开心得每一根神经都像上了发条，大声尖叫：“啊！生

啦生啦!!”在一旁弯腰工作的哥哥听到后立马直起腰来问我：“男的女的?”小姨也闻声从家里跑出来，愣愣地盯着我。我却什么都顾不得——没回答哥哥的问题，也没跟小姨打招呼，甚至没进家去拿围巾和手套——脑子里空空如也，像是自己也刚刚经历了一次重生，抓着小灵通直接从原地一路奔向医院，一下都没停，气喘吁吁地到达后就开始寻找宝宝。当时他被裹得太严实，我没能发现，于是进到产房去，见妈妈戴着蓝色医用帽瘫软地躺着，一动不动。守在身边的爸爸见我进来便让我守着妈妈，他说他要出去抽根烟，妈妈刚刚生完小孩，身边必须有人陪着。我站在产床边，看着妈妈，她显得苍老而疲惫。

后来我看到了被红棉被裹着的弟弟，脏兮兮的，眼睛眯成两条缝，不停从嘴里流出羊水。我忍不住伸出指头去戳他鼓鼓的脸颊，当时就觉得他是我在这世上见过的最可爱最神圣的婴儿，而且妈妈在危险中竟顺利生出他，甚至没有进行剖腹产。我奇迹般的妈啊，总是能做出被称之为奇迹的事情啊。

谢天谢地，母子俩健康而平安。

不久后妈妈被转入病房，她躺在床上，费力地侧着头望向宝宝。那天晚上我一度兴奋地失去了理智，翻着妈妈手机里的通讯录，用病房里的电话拨给了几乎所有人，对拨通电话的人大声传递喜讯，夸张而骄傲。紧接着我迫不及待地在宝宝脏兮兮的脸上落了一个吻，我便由此成为第一个亲他的人。

妈妈剪了短发坐月子，守着宝宝，经常望着他出神。

转眼间弟弟都快要小学毕业了，我经常跟他讲：“姐姐在你这么大的时候呀，你刚出生……”这时妈妈就会偏着头插一句：“我还记得你姐姐冲进产房里的场景，她头发乱糟糟的，两个脸蛋通红，不停喘着粗气，就像个疯子一样。”

现如今妈妈已年过半百，却依旧忙碌，朝九晚五，肩负着所有的重担，解决着所有家里家外棘手的问题，同时坚持着自己梦想的

事业从未放任自流，反而越做越深。她没有时间打扫房间，根本没空去考虑细节，粗枝大叶，我行我素，不拘小节。因为她要思索和必须解决的事情太多了。她经常坐在电脑前一写就写到凌晨一两点才上床睡觉；妈妈总跟我念叨着：“这世上啊，最懂我最理解我的，也就只有你啦……”我总觉得心酸而苦恼：心酸的是妈妈吃不尽的苦和与常人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苦恼的是我怎样才能做到最好，能最大范围内帮到妈妈。

在我妈昂首进军更年期的轰轰烈烈的队伍中的时候，我正阔步走入新时代的青春行列。于是争吵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苦于我们都是脆弱的人，每次争吵都只会伤害到彼此，而非解决问题。

我是一个很不擅长表达的人，爱也不说，恨也不说，像是很害怕别人看到我的情绪和情感。这一点我是随了爸爸的。这无疑会造成很多误解；这也让我很难正确解释自己。所以我承认我是很令人费解也很伤人心的孩子，虽说那都不是我本意。妈妈每次跟我意见不一，都会说着说着就哭了，哭得比任何时候都撕心裂肺，很崩溃的样子。我不忍心，却也生气；我压力很大，但我知道她所承受的有多少。所以我会妥协，但没法阻止，更不知道怎么安慰和拥抱，我只是看起来比谁都冷冰，站着不动，像绷着根弦。妈妈总是喊着：“你是全世界唯一懂我理解我的人啊……”这时我的眼泪也会开了闸，汩汩流。

我知道生活很多时候其实很艰难，这种艰难可能会很早就开始，可能会持续很久，可能会让你屡屡在深夜独自痛哭，可能会让你成为悬崖边的俘虏来来又回回。然而你啊，是我的奇迹，越是身处污浊的泥水中就越是皎洁清白，心灵扎根于最初的洁净故土，散发着漫溢出的浓烈的爱，如孩童般自由自在。

当我校对文稿看过《我的父亲》这篇文章后，你笑问我“哭还是没有”，我说没有，但其实啊，我落泪良久，而且你的其他作品也都赚走了我的不少眼泪。

现在的人们都在忙着找深度，对此对彼的态度和意见都有偏颇，或是以超现实的方式来表达，或是翻遍这样那样的人性来获得偏爱。但当我翻看这些文字时，觉得它们都是奶白色的——有爱有自然，与世俗无关，却总是让我心灵震颤并回味无穷。“纯粹”二字也就不过如此吧。

妈妈是个经常会说“我爱你”的人，我则相反。她对我说“我爱你”或者给我拥抱的时候，我总会摆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很嫌弃，然后自己偷笑。她会经常跟我撒娇，经常跳奇怪的舞逗我和弟弟笑，经常哇哇乱唱。她最认真的时候，除了写作就是在向神灵为我们祈祷时。

你问我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其实就是，我能不再是这么糟糕的女儿，我能足够强大永远被你放心依靠，因为你是我的奇迹啊。

当黑夜无暇
你始终发着光
在维纳斯满含笑意的眼眸下
在恶魔当道的路途中
几十年如一日
如处子
如奇迹

女儿 赛罕

二〇一五年六月一日

目 录

序 我的奇迹	1
草原深处	
我的父亲	3
草原深处的蒙古人家	17
纳仁大叔	33
姊妹情深	
四姐	45
赛罕姐姐	57
无痕的花朵	74
温暖天涯	
高照来	89
白色摇篮曲	100
我的藏族朋友扎西	110

大地暗语

当树叶凋零·巴特尔的故事	127
当山石崩裂·道伦劲的故事	135
当河水受浊·山东娃的故事	149

候鸟无痕

头巾大妈	167
第二次握手	187
没有家乡的人	207

迁徙心韵

沁入灵魂的心声	227
迁徙的心韵	235
神祇呼吸的韵律	244

草原深处

我的父亲

父亲一生都没有远离过萨拉乌素河。更准确地说，父亲从未走出过萨拉乌素河。

因为父亲三岁失怙，所以由叔父收养。据说他的叔父是一位医术高超的喇嘛。喇嘛当时居住在萨拉乌素河边的泥土建造的寺庙里，将住寺诵经、住持坐落于萨拉乌素北岸的敖包祭祀活动和为黎民百姓诊病抓药等生计作为自己一生的生命支柱。于是，父亲便坐在他叔叔的鞍前马后，在穿梭迁徙小河南北两岸的日子中渐渐长大成人。

抚育人们心灵的总是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那三点一线的特殊经历造就了只属于父亲一人的心胸气度。

父亲一生都没有远离过萨拉乌素河。更准确地说，萨拉乌素河从未在父亲心中消失过。

尽管在他的生命历程中经历过数次搬迁，但是他最终还是在距离萨拉乌素河很近的“查玛哈”柴达木度过自己最后的时光。

父亲仙逝已经三十多年了，长久以来，我无数次动念想写一些关于父亲的文字，但终究还是未著一字。

在漫长的思考过程中，我终于意识到，最美好的文句不是用语言文字来著述，而是来自于心灵深处的积淀和回归。

三十多年来，那些语句流淌在我的血管内，并化作飞扬的泪水，浸湿我的衣襟。

当兄弟姐妹聚会时，每当提起父亲的话题，我就回避。可是在内心里还是不可遏制地向往着听取一些关于他的更多的故事。

我喜欢倾听母亲叙述的有关父亲的往事。不过我不愿听她说，你父亲脾气暴躁、喜欢喝酒等话语。也许是作为女儿的我，受到本能的来自父亲的深厚真挚的爱所驱使，所以会竭力在心里将父亲塑造造成一个高大伟岸的男人形象吧。

父亲在四十岁时，便双眼失明，从那以后，多彩繁纷的世界只留给他无望的黑暗。

沉陷在黑暗世界中的父亲，为了不给妻子儿女增加负担，竟数次企图自杀，幸而被母亲发现制止。

最后，即使自己深陷黑暗，但是为了孩子们茁壮成长，他克服了绝望和悲痛，顽强地活了下来。如若不然，一生都坚持让自己像个真正的男子汉那样生活的他，肯定会尊严地、义无反顾地告别尘世。

“草原上的野马都是你父亲亲自驯化的。他在柴达木东岸驰骋骏马吹响口哨时，西岸的人却以为是有什么人在吹奏竹笛呢。他喜欢与人戏谑玩笑，倘若他咒骂一个人：‘你这个吃死老娘的家伙……’那就意味他已经喜欢上那个人啦。在他活着的时候，曾经扶持帮助过很多人……”当老人们讲述父亲的故事时，我就会暗自思忖：“俗话说：凡能歌善舞者，天不假年。可是他为什么会把平常的口哨吹得那么优美那么嘹亮呢？常言道，为人谋一利，自带三分害。父亲为什么执意帮助那么多人呢？”

在我后来失怙孤独的日子里，再次回忆起听闻到的关于父亲吹出歌声的故事，我才真正理解了他！老人家为家乡邻里留下了无数优美的歌声之后，自己却义无反顾地走向了无声的世界里……

“人应为他人而活着，如果真的善无善报，也不要在意，善报就